

世紀映像叢書 68

才女多情

「五四」女作家的愛情歷程

蔡登山 著

鳳子	關露	丁玲	馮沅君	陳衡哲
蘇青	陸晶清	楊剛	冰心	白薇
	羅洪	陳學昭	石評梅	廬隱
	蕭紅	謝冰瑩	羅淑	凌叔華

才女多情

多情

作者

蔡登山

才女多情

——「五四」女作家的愛情歷程



史地傳記類 PC0192 世紀映像叢書68

才女多情 ——「五四」女作家的愛情歷程

作 者 / 蔡登山

主 編 / 蔡登山

責任編輯 / 林千惠

圖文排版 / 陳宛鈴

封面設計 / 蔡瑋中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
印製出版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劃撥帳號 /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
展售門市 / 國家書店（松江門市）

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/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圖書經銷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
電話：+886-2-2795-3656 傳真：+886-2-2795-4100

2011年12月BOD一版

定價：320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Copyright©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
Printed in Taiwa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才女多情

目次

「五四」女作家的愛情歷程

【題記】才女多情 / i

曾經輝煌堪詠絮 / 003

——陳衡哲和「三個朋友」

風蕭雨淒心寂寞 / 017

——白薇的愛情悲劇

人間花草太匆匆 / 031

——廬隱熾熱的愛情

錦心繡口之外 / 041

——凌叔華的異樣情緣

伉儷情深著青史 / 057

——馮沅君與陸侃如

怎一個愛字了得 / 069

——冰心的情深一往

所愛的與被愛的 / 081

——石評梅的幾段情緣

春未盡時花已空 / 101

——羅淑短暫的人生

不算情書也動人 / 113

——丁玲的悲歡情路

醉心革命勝鬚眉 / 133

——楊剛的人生抉擇

天涯歸客憶此生 / 143

——陳學昭的「愛與被愛」

更是情場如戰場 / 159

——謝冰瑩的愛情故事

情難訴 / 175

——諜海才女關露的坎坷一生

訴盡前生不了情 / 189

——陸晶清的深情無悔

同心永結一甲子 / 199

——羅洪的文學與愛情

藍天碧水永處 / 211

——蕭紅的愛路跋涉

風雨深情五十年 / 225

——鳳子的幾段情緣

結婚十年原是夢 / 243

——蘇青的夢醒時分

附錄：蘇青與作家姜貴的一段情 / 255

【題記】才女多情

蔡登山

「五四」反封建、反禮教，女子不再是「無才便是德」，她們受教育的機會大為提升，因之「才女」輩出，猶如潛沉已久的冰山，一時之間「浮出歷史的地表」。依時間先後，早期的如陳衡哲、冰心、凌叔華等，以及稍後的林徽音，這些才女大都出於仕宦之家，既接受傳統禮教，而又留學於異邦，沐歐豐美雨，在上承古典閨秀餘緒之外，又別具西方之新姿。而中期如丁玲、楊剛、謝冰瑩、羅洪、蕭紅等，由於當時世情鼎沸、國是蝸蟻，她們正如作家柯靈先生所言「襟袖漸染風霜，筆端時見憂患」，於是革命的理想，使她們大多投入左翼運動中。而晚期，當時華北、上海相繼成為淪陷區，在北平的梅娘和在上海的張愛玲，卻成為當時最受讀者歡迎的女作家，有「南玲北梅」之美譽。

這些女作家哀樂倍於常人，她們絕大多數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際遇。例如廬隱幼年時曾有過不太幸福的家庭生活，年輕時又遭受過一次重大的感情波折；而白薇、丁玲、謝冰瑩、蕭紅都曾有過抗婚、逃婚、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的經歷；蘇青也有過中年離婚寡居

的痛苦時期，關露則更深入敵營工作，忍辱含詬，被稱為「諜海才女」。

而這些個人的人生經歷，自然而然地成為文學創作的極好素材，因此廬隱的〈一個著作家〉活脫脫是她個人生活的再現。《海濱故人》中露莎、玲玉、蓮裳、雲青等人的原型則是她在北京女高師的號稱「四公子」的好友。作品中的主人公露莎聰明活潑，多愁善感，愛上有婦之夫，從而經歷痛苦的靈魂掙扎，最後選擇逃避現實的故事，正恰是廬隱情感遭遇的自身寫照。而馮沅君的自傳體小說《春痕》、《旅行》，對於自我情感、自我慾望的大膽披露，更是前所未有。而蘇青的傳體小說《結婚十年》、《緒結婚十年》更被諸多讀者當作窺視作者婚姻生活破裂的依據。除了自傳性文體（甚至日記體）外，情書更是她們感情的抒發管道，白薇和楊騷的情書合集《昨夜》、廬隱和李唯建的情書集《雲鷗情書集》、朱雯和羅洪的情書集《從文學到戀愛》、丁玲給馮雪峰的〈不算情書〉，都在在顯示這些女作家反抗傳統包辦婚姻，追求自由戀愛的勇敢精神。其間有甜蜜，也有決絕。例如白薇以「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」，將情書集定名為《昨夜》，將整整十年的戀情劃上句點，決絕對楊騷的情愛。而在朱雯和羅洪間，一個是托爾斯泰，一個就是輔佐他的愛妻蘇菲亞，兩人終其一生「從文學到戀愛」，永結同心一甲子。

九十年過去了，「五四」的燈火已遠，但這些女作家，曾經經歷新舊交替的時代風雨，衝破了幾千年的沉悶，以她們的健筆，幻化出絢爛繽紛的虹彩。而今當我們展讀她們動人的作品，益發想見她們的身影！

曾經輝煌堪詠絮

——陳衡哲和「三個朋友」

說到陳衡哲的名字，現在可能被許多人所遺忘了。但在二三〇年代，她曾經風華過，她擁有多少個「第一」的頭銜：包括第一個白話文女作家、第一個女教授、第一個女史學家、第一個女碩士。學者程靖宇曾在懷念文章就說，當時陳衡哲「是南京東南大學、北洋時代的北京女師大和北京大學最早的女西洋史兼英文系教授，又是復興高中教科書《西洋史》的著者，還兼著《獨立評論》發起人，婦女問題、青年教育問題的論壇女祭酒，在當年除了國際聞名的胡博士（適之）外，在國際上，尤其在美國，第一出名的中國女學者，便是這位Prof. Mrs. Sophia H. Chen Zen了。」

陳衡哲（1890-1976）一八九〇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江蘇常州武進一個書香世家。祖籍湖南衡山。祖父陳鍾英曾任浙江杭州知縣，著有《知非齋詩鈔》。父親陳韜（1869-1937），舉人出身，住四川凡十年，初兩任縣知事。後在成都專任幕僚、會計、科秘之職。一生正直，不阿權貴。是一位詩人、文章家，且擅作輓聯，長於書法。母親莊曜孚（1870-



陳衡哲

1938)是民國聞人莊蘊寬(1867-1932)之妹，著名畫家和書法家。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年，在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教國畫六年，又兼職業女校圖畫教師。後遷居北平，在京華賣畫，與吳昌碩、齊白石同享盛名。其畫自斗方小品扇面，以至堂幅屏條，無所不繪，數以千計，求購者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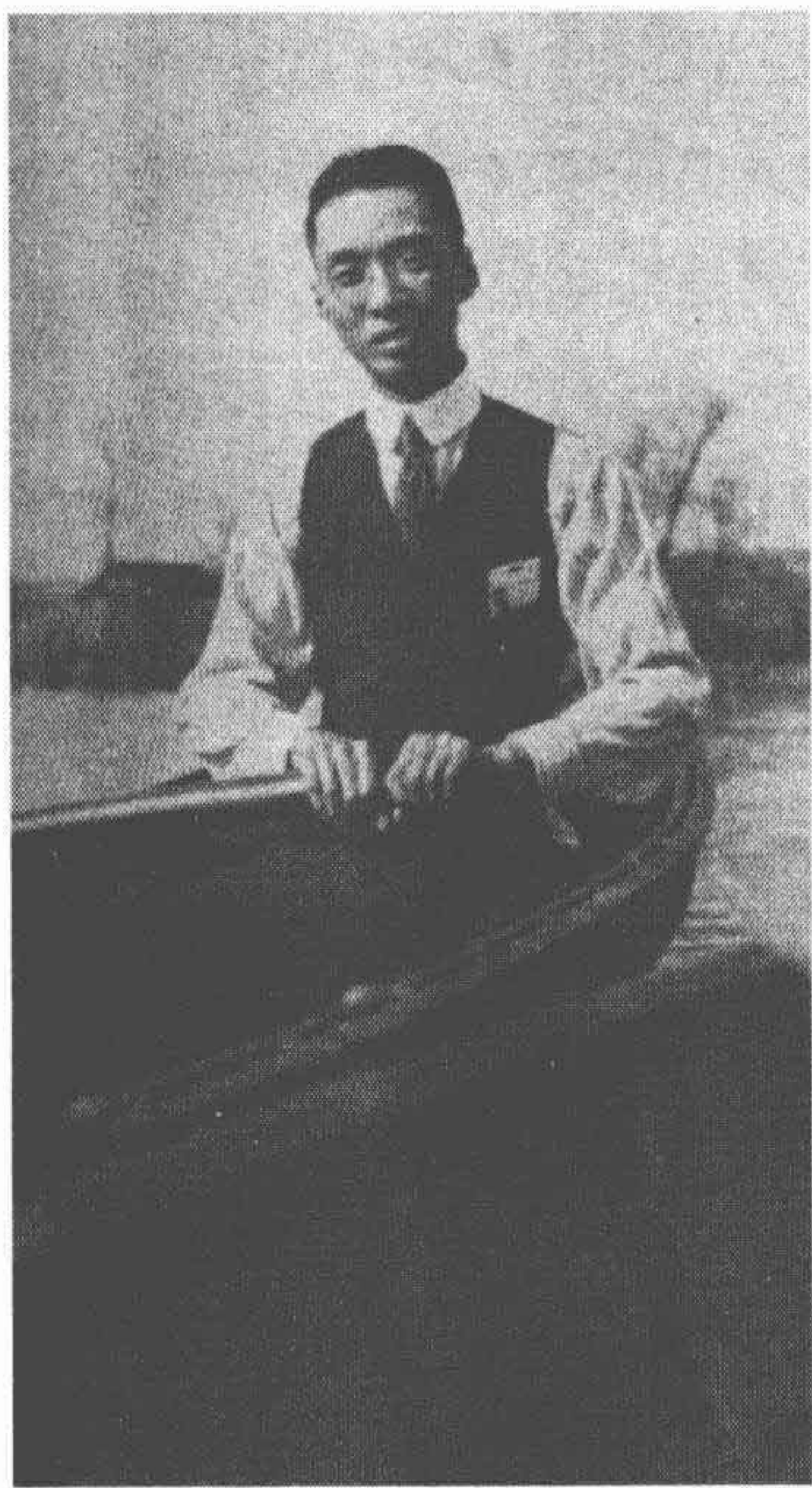
陳衡哲四歲時，由母親教導開始學認字、讀啟蒙書。七歲寫家書，父親誇她文言夾白話的信，「很有創意」。八歲時父親教她讀《爾雅》和他的中國地名筆記、歷史筆記及《黃帝內經》。十二歲時開始讀梁啟超的文章，《新民叢報》及譚嗣同的《仁學》，立志「當作家」。一九〇三年父親遠去四川做官，她和姐姐、姐夫一道經上海至廣州，依舅父莊蘊寬讀書。莊蘊寬思想很新，他不但親自教導陳衡哲，還為她請了先生教她初級數學和新時代的衛生知識。陳衡哲後來在《早年自傳》(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)這麼回憶說：「(舅舅)對於現代的常識，也比那時有任何尊長為豐富，故我從他的談話中所得到的知識與教訓，可說比從書本得到的要充足與深刻得多。經過這樣一年的教誨，我便不知不覺的，由一個孩子的小世界中，走到成人世界的邊際了。我的知識已較前一年為豐富，自信力也比較堅固，而對於整個世界的情形，也有從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。」陳衡哲又說：「督促我向上，拯救我於屢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，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濕了的稚弱的翅膀，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進者，舅舅實是這樣愛護我的兩三位尊長中的一位。他常常對我說，世上的人對於命運有三種態度，其一是安命，其二是怨命，其三是造命。他希望我造命，他也相信我能造命，他也相信我能與惡劣的命運奮鬥。」

一九〇四年冬，她帶著舅舅給蔡元培的介紹信，隨舅媽到上海，擬進蔡氏創辦的愛國女校，卻因蔡元培不在上海，乃於次年入中英女子醫學院就讀。一九〇七年習滿三年，自認為除英文外，

幾乎沒有任何收穫。此時接獲父親電報，返回成都。在成都她拒絕父親為她挑選指定的婚姻，一九一〇年她重回中英女子醫學院。次年春，棄學到蘇州常熟姑母家居住，得到姑母的關愛和幫助，自學《尚書》、唐宋詩詞等；並靠著字典學習和翻譯英國文學作品。在她眼裡，姑母是召喚黎明的一縷霞光，「使一種黑暗的前途漸漸有了光明，使我對於自己的絕望變成希望，使我相信，我這個人尚是一塊值得雕刻的材料。……但在那兩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經驗，使我對於自己發生了極大的懷疑，使我感到奮鬥的無用，感到生命值不得維持下去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要不是靠這位姑母，我恐怕將真沒有勇氣再活下去了。」（〈紀念一位老姑母〉）。

一九一四年五月，獲悉清華學校面向全國招考留學女生，考取者可獲得獎學金去美國留學五年。她當時自覺程度淺，不敢應試，但在姑母的鼓勵支持下，請假兩週，到上海應試，考完後仍回常熟鄉下的家館教課。後來姑母和舅舅都在報上看到她的名字，舅舅來信說：「清華招女生，吾知甥必去應考；既考，吾又知甥必取。……吾甥積年求學之願，於今得償，舅氏之喜慰可知矣。」而姑母的來信，她還沒看完，「眼淚便如潮水一般的湧出來了。」這是她生命的重大轉折！陳衡哲回憶說：「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、最痛苦的一頁，而引我離開這個境地，使我重新走上『造命』大道的，卻是這位老姑母，和她對於我的深信與厚愛。」

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，陳衡哲從上海啟程赴美，據學者趙慧芝的〈陳衡哲年表〉說，她先到紐約州的普特南女子學校（Putnam Hall School）讀大學預科，次年秋天，才進美國著名女子大學——瓦莎大學（Vassar College）歷史系，主修西洋歷史，兼修西洋文學。而在進瓦莎之前的夏天，陳衡哲將署名Sophia（莎菲）的譯著〈來因女士傳〉投寄給《留美學生季報》，獲得總編輯任鴻雋高度好評。從此兩人開始通信。



任鴻雋

任鴻雋（1886-1961）字叔永，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生於四川墊江縣（今屬重慶市），祖籍浙江歸安縣。據學者趙慧芝的〈任鴻雋年表〉，任鴻雋四歲，母親開始教他學認字，六歲入私塾，讀四書五經、朱子集注等書，習八股、作策論。十一、二歲時，策論文、詩詞已作得相當出色，頗為當地耆宿所驚服。十二歲考入墊江縣書院，學習經史、數學。一九〇四年考中四川巴縣第三名秀才，同年考入重慶府中學堂。一九〇七年二月，入上海中國公學高等預科甲班學習，與胡適同班，但他長胡適五歲。因為學校的課程無法滿足於任鴻雋的求知慾，於是在年底他就離開中國公學，準備出國留學。一九〇八年他赴日本東京留學，先用半年的時間學習日語，秋考進同文中學，次年夏天畢業。一九〇九年秋，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預科，成為官費生，一年後進應用化學科學習。

武昌起義成功後，他如同有志青年一樣，毅然踏上返國的歸程，他說：「為歸國投軍之舉，尤平生未有之樂事也。」一九一二年元旦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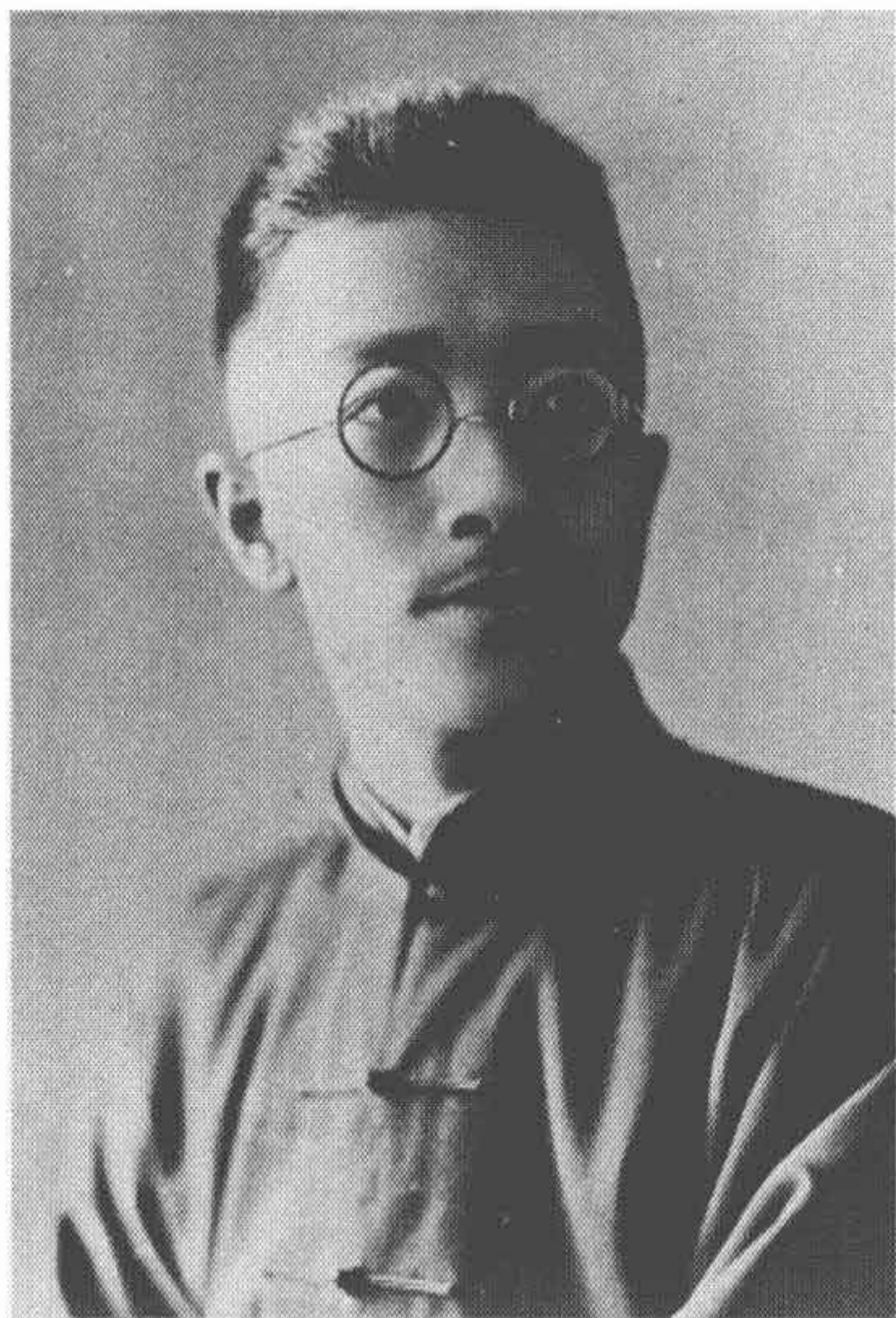
他就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府秘書處秘書，為孫中山草擬〈告前方將士文〉、〈咨參議院文〉、〈祭明陵文〉等。四月，南北和議告成後，改變了任鴻雋當時的政治理想及對政治的看法，他立意棄官求學，將來再以所學報效國家。於是他被選定為第一批「稽勳生」（案：對革命有功，並在政府中擔任一定職務之士）於十二月赴美留學，進康乃爾大學文理學院攻讀化學專業，當然此時已不同於他在日本時想製造革命的「炸彈」，而思尋求富國的「知識」。一九一四年一月，他任《留美學生季報》總編輯。六月，在康乃爾大學創建了「中國科學社」，創刊《科學》雜誌。

一九一六年暑假，任鴻雋邀了幾位科學社的朋友到綺色佳交遊蕩舟，除了梅光迪、楊杏佛、唐鉞等老朋友外，還有一位新朋友——陳衡哲。這是任、陳兩人的首次見面。不久，任鴻雋為陳衡哲寫了〈為陳衡哲女士題異蘭記〉詩云：

新陸不復見蘭蕙，每憶清芬心如醉。
何來幽介空谷姿，為君採擷書中綴。
瓣蕊紛披香未殘，蔥龍細莖葉微寬。
莫向湘沅覓彼偶，似此孤芳豈多有。

任鴻雋極欣賞陳衡哲的才華，後來他在《五十自述》中回憶當年，「遂一見如故，愛慕之情與日俱深，四年後乃訂終身之約焉。」

一般論者在提到胡適第二次迸出愛的火花，都指向東方才女陳衡哲。不同於韋蓮司的是，這次是陳衡哲顯得要主動得多了，雖然陳衡哲是胡適的好友任鴻雋追求的對象，但由於胡適是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，出類拔萃的，而且到處演講、發表文章，因此激起陳衡哲的愛慕之情。胡適在一九一六年秋被推舉為《留美學生季報》的繼任總編輯，十月起與陳衡哲通信，兩人雖未謀面，但彼此



胡適



陳衡哲與任鴻雋1

「心有靈犀」，在五個月之內，尺素往返，胡適寄出的信不下四十餘件。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，胡適終於隨任鴻雋去普濟布施村（Poughkeepsie）訪陳衡哲，這是胡、陳第一次「碰」面，也是他們在美洲的唯一一次。

在這之前的四個月（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），胡適收到任鴻雋寄來陳衡哲所寫的兩首詩〈月〉：「初月曳輕雲，笑隱寒林裡。不知好容光，已印清溪底。」、〈風〉：「夜聞雨敲窗，起視月如水。萬葉正亂飛，鳴颿落松蕊。」後，將詩抄錄在日記中，並寫道：「鴻雋以兩詩令適猜何人所作。適答之曰：『兩詩妙絕。……〈風〉詩吾三人（任、楊及我）若用氣力尚能為之，〈月〉詩則絕非吾輩尋常蹊徑。……足下有此情思，無此聰明。杏佛有此聰明，無此細膩。……以適之邏輯度之，此新詩其陳女士乎？』」才堪詠絮、冰雪聰明，當任鴻雋把此信轉給陳衡哲看時，陳衡哲在心中能不暗暗地把胡適「視為平生知己」乎？也因此當任、楊（杏佛）、梅（覲莊）、朱（經農）都反對胡適搞文學改良、寫

白話詩時，真正響應他的就只有陳衡哲一人。新文學史上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說是陳衡哲的〈一日〉（載一九一七年出版的第一期《留美學生季報》），同時期她也寫了不少白話詩，很可能陳衡哲真有雄心為新文學開路；但她見到胡適給眾朋圍剿，特地試寫些白話詩、白話小說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以取悅於他，這也是大有可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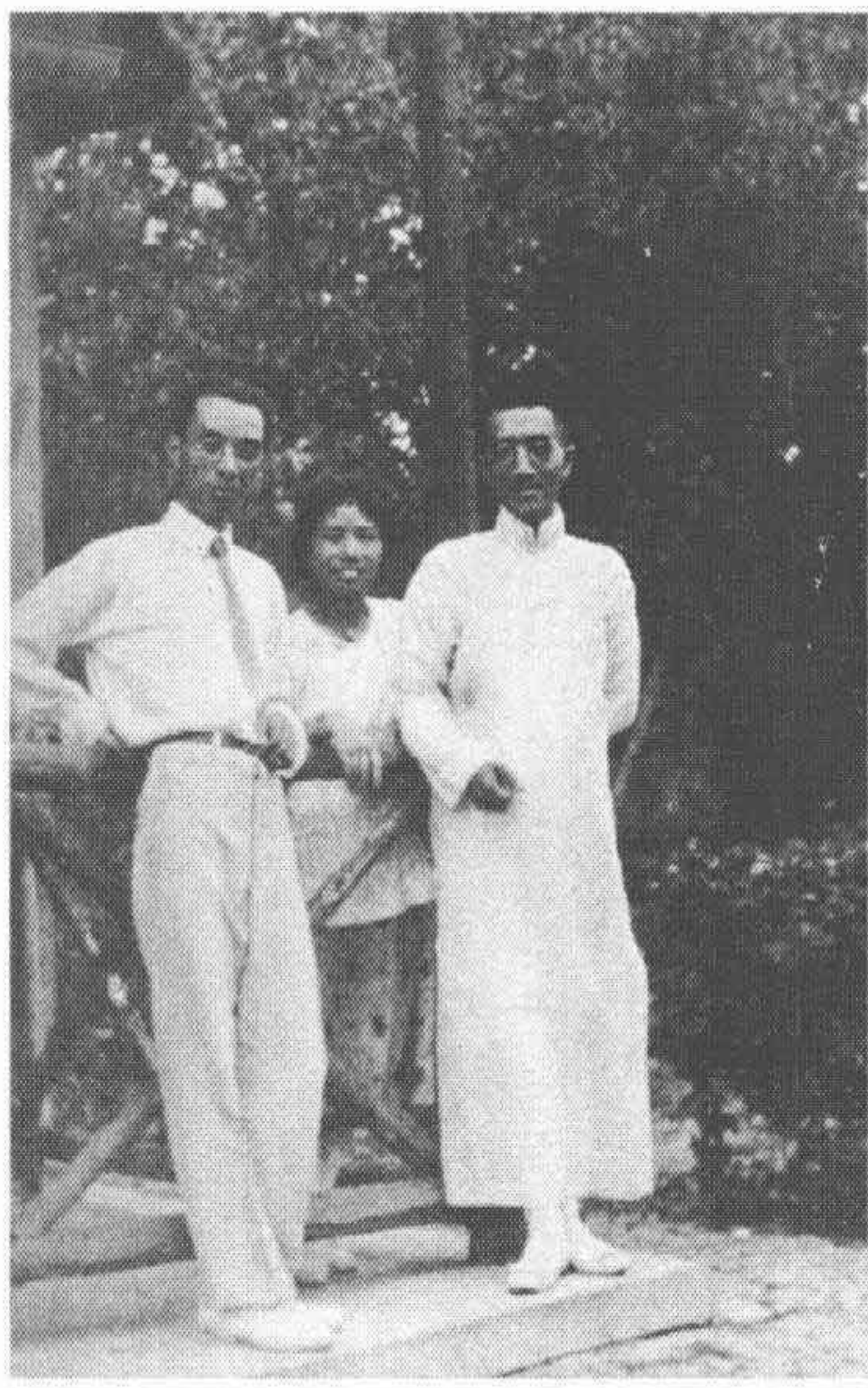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一七年胡適回國，年底和江冬秀結了婚，從此陳衡哲死了心。一九二〇年夏天，她在修完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後，就返國任北大女教授之第一人。陳衡哲原抱「獨身主義」（現在得知，那只是一句遁辭而已），在心儀之人已婚，又感於任鴻雋窮追不捨，再度遠赴美國，三萬里求婚的誠意，後來兩人終成秦晉。

一九二〇年八月下旬，任鴻雋在南京主持了中國科學社第五屆年會，胡適這時也剛剛應邀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第一屆暑期學校講學。胡、任、陳，於此時在南京相聚。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，任與陳在南京高師梅菴訂婚。當夜，他倆與胡適至雞鳴寺，登豁蒙樓用餐。

雞鳴寺是一座名寺，在南京城北雞鳴山東麓。光緒年間在此建豁蒙樓，登臨其上，可俯瞰玄武湖景色。胡、任、陳三人，在這裡夜坐，談心觀景。胡適特作〈我們三個朋友〉一詩相贈，詩云：

雪全消了，春將到了，只是寒威如舊。
冷風怒號，萬松狂嘯，伴著我們三個朋友。
風稍歇了，人將別了——我們三個朋友。
寒流禿樹，溪橋人語，此會何時重有？

別三年了！月半圓了，照著一湖荷葉；
照著鍾山，照著臺城，照著高樓清絕。
別三年了，又是一種山川了，——



胡適與任鴻雋、陳衡哲合影



陳衡哲與任鴻雋2

依舊我們三個個友。此景無雙，
此日最難忘，——讓我的新詩
祝你們長壽！

令任鴻雋、陳衡哲兩人看了很感動。九月十六日他們在北京結婚了。婚禮極為簡單，由校長蔡元培證婚，胡適寫了一幅對聯，戲贈兩人：「無後為大，著書最佳。」前四字希望早生貴子，後四字期望陳衡哲不要因為結婚而放棄事業。

雖然後來胡、任、陳成為摯友，但在胡適的心靈深處卻無法忘懷這段情。他在為所生愛女取名「素斐」，便是明證。一九二一年鴻雋、莎菲也得一女，胡適有詩相賀，詩云：「重上湖樓看晚霞，湖山依舊正繁華。去年湖上人都健，添得新枝姊妹花。（三個朋友一年之中添兩女，吾女名素斐，即用莎菲之名）」詩末的注，說得明白極了，胡適以女兒的名字，作為對莎菲的愛的一種紀念！

一九二一年年底，胡適去探望陳衡哲。身為母親的陳衡哲更加有女人味了。她正忙著整理行李，因為她應商務印書館之約，要編寫《西洋史大綱》等書，她和任叔永準備到南京小

住，即將啟程。胡適對於這對好友即將分別，不免有些感傷，他寫下〈晨星篇——送叔永莎菲到南京〉一詩，來送行：

我們去年那夜，豁蒙樓上同坐；月在鍾山頂上，照見我們三個。
 我們吹了燭光，放進月光滿地；我們說話不多，只覺得許多詩意。
 我們做了一首詩，——一首沒有字的詩，——
 先寫著黑暗的夜，後寫著晨光來遲；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裡，
 我們寫著幾顆晨星，雖沒有多大的光明，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。
 鍾山上的月色，和我們別了一年多了；
 他這回照見你們，定要笑我們這一年匆匆過了。
 他念著我們的舊詩，問道，「你們的晨星呢？四百個長夜過去了，你們造的光明呢？」
 我的朋友們，我們要暫時分別了；
 「珍重珍重」的話，我也不再說了。——
 在這欲去未去的夜色裡，努力造幾顆小晨星；
 雖沒有多大的光明，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！

陳衡哲婚後幸福美滿，一九二四年她給任鴻雋的三姐任心一的一封信中說：「當叔永在美國對我提起結婚的事的時候，他曾告訴我，他對於我們的結婚有兩個大願望。其一是因為他對於舊家庭實在不滿意，所以願自己組織一個小家庭，俾他的種種夢想可以實現。其二是因為他深信我尚有一點文學的天才，欲為我預備一個清靜安閒的小家庭，俾我得專心一意的去發達我的天才。現在他的這兩個願望固然不曾完全達到，這是我深自慚愧的一件事；但我們兩人的努力方向是不曾改變的。」

儘管如此，她並沒有忘記對胡適的感情，她的〈洛綺思的問題〉這篇小說，就透露出對舊情的深切懷念。一九二三年二月